

【K莱万/KTK】 星星手链 2

【瓜丁】 爱是蓝色月亮高悬……在排行榜第一 8

【KTK AU】 夜行 15

【KTK AU】 瓦肯星球队 21

【KTK】 莱奥的妈妈是Superhero 25

【クロス兄弟/阿扎尔兄弟】 两组速写 31

## 【K莱万/KTK】星星手链

可以当ABO看也可以不当——虽然没有任何性别提及，但文中的人物显然没有受现实条件的约束。

克洛泽/莱万多夫斯基

克洛泽/克罗斯无差提及

收到那一摞快递的时候，克洛泽还紧张了一下，这种情绪直到他一个一个把盒子拆开，在那堆粉色的东西里翻找了一遍以后才缓和下来，没有任何盒子被做上了特殊的记号，没有忽然掉出的小纸条或者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什么东西的名片，这只是一堆普通的首饰盒子，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经过机器包装，被装进飞机和货车，随蔬菜和珍奇动物一起规规矩矩的被送往世界的各个地方。没有人能在这个严肃的流程里监视克洛泽。

他随便拆开了一个盒子，托尼和莱奥的照片顺着他的指缝掉到了地上，在那一瞬间亲了一下他的指头尖。克洛泽把膝盖上的盒子们放到一边，弯腰把明信片捡了起来。他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又把它放了回去。在一个一个检查过之后，他又把它们都放回了箱子里。他站在教练室的窗户旁往外望了一下，正午的太阳光直射在足球场上，还有些在窗户的金属护栏上一阵反射，让人自然的感到疲倦。克洛泽把百叶窗拉上了点，回头望见那个大箱子，就把它往桌子底下踹了踹。

他在下午的训练中将这些手链当作获胜组的礼物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可以自己留着或者送给女朋友，手链的构造很简单，只是一条灰色的绳子上面粘着一个银色的金属星星，因而适合所有人佩戴。十六七岁正是好时候，克洛泽想，爱情的时候。收到礼物的队员看起来挺开心，有个小孩说要送给他妈妈，引来一阵哄笑。

训练完成以后克洛泽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百叶窗还拉着，天气渐渐入秋，这个点太阳就不见踪影，猛然从室外进到室内，两眼摸黑。克洛泽在门口站了会儿，等适应了黑暗，才走过去把百叶窗拉开了。他没有开灯。要是罗伯特在肯定要猛地把灯打开，他怕黑，巴不得到处都能灯火通明。但克洛泽不怕，他打趣说，比起怕黑他更怕费电。

手链还剩下两个。克洛泽蹲着看了看，决定都拿回家去。罗伯特或许会好奇，但他更受不了东西浪费。他把盒子里托尼和莱奥的合影抽出来，转身想扔到垃圾箱里。但最后他又把它们插回到盒子里，再把纸盒的盖子弄好，看起来就像全新的一样。

“你为什么想到买他基金会的东西？”听到罗伯特的问题以后克洛泽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罗伯特收到东西之后只是看了一眼，挑挑眉毛不置可否，特意到了两人吃晚饭的时候才问，可见还是在心里酝酿了几周，怎么也忘不掉。

“托马斯跟我提到了这个玩意。”克洛泽说，“就那天中午我说和他吃个饭的那次。”他撒了一个小谎，反正穆勒也不会揭穿他。选穆勒是因为莱万多夫斯基不会相信克洛泽近段见过

的其他人，在他眼里，德国队和曾经德国队里的那些人有他从来没有能够了解的联系，他们不是他的队友，甚至大多没当过他的敌人。而穆勒是个他们俩都熟悉的好选项。

“不是他送给你的吗？”

“托马斯哪里会干这种事。”克洛泽听着觉得好笑，假装忽视了“他”指的是谁。不是他想打哈哈安抚罗伯特，而是他无端的对罗伯特真正的问题感到厌烦：如果你的丈夫真的要离开你，克洛泽想，是对方勾引的他，还是他主动找的情人，到底有什么值得纠结的呢。

“你自己看看。”罗伯特把盒子在桌子上一滑扔给他，克洛泽一愣，伸手接过来要打开，就听到对面的冷哼，果然是圈套！他气的恨不得狠狠拍一下大腿。抬头只见罗伯特已经起身，把吃了一半的蔬菜汤送到厨房里去，然后一言不发的就往卧室里走。

算了吧，克洛泽想，现在球队压力大他也有气。他把自己是否问心无愧的问题扔到一边。

过了半小时他刷了碗擦了桌子，还是敲门进去找罗伯特了。当然罗伯特也没锁门，他虽然还怕黑但毕竟已经不是五岁。克洛泽明白什么让对方自己缓缓的策略大多只是懒得和对方交流的借口，所以他自觉的压缩了让罗伯特独处的时间，省的拜仁前锋气的明天九分钟进五个球。

“罗伯特，”他进了门主动开口说，带了点焦虑的调子，并充分调动了脸上的褶子，“你知道我没有骗你。”

罗伯特放下手中的iPad，抬起头听他说，眼睛在黄色灯光下看起来是有点深的蓝色，穿着分体睡衣，毯子盖到腰，背后靠着个靠垫，身体姿态非常放松。

“那我就再讲一遍。”克洛泽说，“我和托尼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其他交往，一切事情都是摆在明面上这些。当过一阵短暂的队友、跟着其他三十人一起拿过一次世界杯冠军，在商业活动上互相捧捧场……这就是全部了。我现在手底下还有一群十六七岁的小孩子，你如果哪天来看我们训练，你就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至少对于我来说，和带小孩训练没什么区别。”

“他倒是挺喜欢你的，”罗伯特说，“之前采访我看了，怎么形容你的来着？是他永远的‘狼王’。挺有意思的。”

克洛泽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可是他认识我的时候还不到20，你了解我，好吧，我同意他或许是挺喜欢我的，我也不打算在这种事情上装傻，但我不会对没想好事情的孩子做任何事情，如果我那么做，我是在利用他。”

“好像我很老一样。”罗伯特笑了笑，看上去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认识的更晚，”克洛泽说，又琢磨了琢磨才说出下面的话，“而且你不一样。我总是觉得很难理解小孩都在想什么，就今天，我把这个手镯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的时候，麦克说他要送给他母亲，别人都笑话他。我就搞不懂，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让大家不要笑。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是吧，可能有点大惊小怪。但是我们俩之间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说着同样的母语，用眼神就能表达德国小孩永远也不会理解的窘迫，还都要来这个地方找机会。如果人家说我们不行，我们就想办法让自己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我希

望能够保护你，不让你经受我遭过的罪，但是我知道你总要面临这些事情，而且你有勇气、能克服。当我在拉齐奥的时候，我还跟人家说呢，幸亏我不用和你在一个联赛里竞争。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莱万多夫斯基是谁，但是现在，他们都记住了。我当时就知道会是这样。”

罗伯特被突如其来的赞美搞的一愣，低头笑了半天，最终才说了几句“行”，“好吧。”，然后把粉色的手镯盒子塞进了床头柜，算是他收下了。放完了以后他又问：“所以到底你为什么忽然想起来买托尼基金会的东西啊，你又不怎么刷推特。”

“你别忘了你队友可是很爱刷推特。”

罗伯特想了想穆勒每次发动态的那一长串关键词，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还没忘了问最后一句：“那他告诉你之后，你怎么就立马跑去下单了呢？”

“因为这是个好事儿，”克洛泽摆摆手，“他们会把钱捐给慈善基金会，我觉得托尼是个好人，干了件不错的事情。就这样。”

他说的很坦诚，也很简单，罗伯特觉得他并没在隐瞒。就只是嘟囔了一句挺合理，这茬就算接过去了，把靠枕一丢准备睡觉。克洛泽也在他旁边躺下来。灯灭的时候莱万的手握着他的手，让他感觉今晚的氛围有几分温存。所以索性未经思考的就把心里的问题抛了出来：“托尼要是知道你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个好人，也不知道会怎么想。”

“他会很高兴的，”克洛泽说，“我一向很诚实，也非常客观。”

罗伯特不说话了，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听上去很轻柔。克洛泽轻轻放开了他的手，背过身去。他说托尼是个好人，这当然是实话，他今天晚上说的所有话基本上都是实话，真

诚的夸奖，若非口头奉承，一般只能出自两个缘由，客观的赞美，和有所偏私的爱。只是罗伯特永远都不需要知道后半部分。

罗伯特今天忘了拉窗帘，克洛泽转过来，正对着刚升起来的月亮和逐渐闪现的星星。他想起14年当他们拿到冠军的那一夜，他也曾这样注视着近乎相同的夜空。星空并不怎么变化，克洛泽近乎铁石心肠的想，他早就该明白了，星空从来都是一样的。他觉得嘴里干涩，觉得有种欲望，让他起身来，把那条星星手链偷偷套在自己手上。但令他骄傲并且痛苦的是，他最终一动不动。人和星星不一样，人并非因为相同才会相爱的，人的爱可以钻任何空子，穿越全部界限。在爱的那一刻人们是自由的。

他不能把这个解释给罗伯特。但是他也不曾欺骗罗伯特：是的，在他们认识之后，即便并无神圣契约的舒服，他也从没背叛过他。此外，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在那一晚，他也并没有对托尼·克罗斯伸出手。这事情跟罗伯特没有关系，他仅仅是不能那么做——在七月里约的夜光下，托尼看起来仍然是个兴奋的孩子。

【瓜丁】爱是蓝色月亮高悬……在排行榜第一

瓜迪奥拉/德布劳内

有瓜迪奥拉/克罗斯以及KTK提及

和迷失东京 聊天

非常之OOC，骂人随意

德布劳内又伤了。

参加不了训练只能早早躺在床上，平常做的一切事情要么不能做，要么更让人厌烦。索性睁着眼睛枕着手臂躺着了。好在他的男朋友，兼曼城主教练佩普·瓜迪奥拉也刚好从书房回来，低着头扒拉着手机，锃亮又美黑过的脑袋好像第二个电灯泡。

“你在跟谁聊天？”凯文问他。

“托尼。”瓜迪奥拉想也不想的回答，站定，还是没有抬起头来，“托尼·克罗斯。”

先说托尼，再说名字，听起来颇有熟稔的暗示。凯文直截了当：“你们怎么会突然聊起来？”

“哦……”瓜迪奥拉拖长了声音，显而易见的注意力还挂在手机上，过了一秒才回答说：

“他问我齐达内想知道西班牙的温泉是不是对脱发有好处。”



齐达内还有头发可以掉吗？德布劳内在心里想，但也许他是为他的儿子问的，齐达内的儿子也可能会秃顶，合情合理。狗屁。佩普甚至不想敷衍他一下。他只是想用这种形式表达某种对德布劳内没法上场的不满罢了。德布劳内并不打算接这一茬，只是不做表情的吸了下鼻子，关掉了台灯，只留佩普的脑袋在月光中闪亮，手机屏幕在其上投下一片诡异的蓝光——说起来，他们的窗帘也是蓝色的，从薄纱帘覆盖的落地窗看出去，正好能看到天空上高悬的蓝色月亮。此刻还不是圆的时候，只是弯弯的像个镰刀般挂在窗帘上。凯文想也许等到半夜的时候，月亮就该渐渐满起来，可他不愿意为月亮等到半夜了。

他睡着了。

本来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罢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佩普都在忙着和托尼聊天。他训练的时候倒是一如既往的专心，最多拉着福登或者阿圭罗说几句。但是一旦上了车，他就开始习惯性的低头，查看手机，然后露出一丝奇怪的笑意。凯文从侧面看过去，只能看到他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的跳动，看不到打的是什么。

克罗斯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对象。德布劳内想，他和瓜迪奥拉在拜仁的时候搞没搞过他不知道，毕竟瓜迪奥拉走到哪里泡到哪里，但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既然连巴萨都能被抛之脑后，没有什么理由瓜迪奥拉不能把拜仁遗忘在后头的。而且西班牙离英国太遥远了，这又能发生什么呢。

他只是讨厌和佩普说这件事。昨天，他曾经随口和佩普说过一句克罗斯在战术上和阿扎尔不太搭配，佩普就立刻从手机上抬起眼来扫了他一下，说可是托尼在皇马很有用。他说，他从拜仁到皇马之后主动调整了自己的踢法，为当家球星提供了最大的发挥空间，一点也不贪功。当然，如果我带他，我可能不会让他这样做，这不符合我的理念——但反正你看到了，世界杯，欧冠……他把所有奖都拿到手。

他看着德布劳内，言下之意非常明显。却不再说下去，只是低头继续打字。德布劳内恨的牙根痒痒，瓜迪奥拉不外乎是在威胁他，要么好好跟他合作，要么你一辈子什么也得不到。可恨程度不亚于一个小学生听到隔壁的同龄孩子得了奥数奖和街舞第一，而你居然敢装感冒不去上课外班。德布劳内背过身去，再次看到钩子一样的蓝色月亮，他越发觉得它长得像一艘贼船。

“我说，他干嘛要和你聊天？你又不是他主教练。”凯文的话还停留在他耳朵里。瓜迪奥拉放下手机，转身去看德布劳内。他的呼吸已经逐渐均匀起来，可见已经进入了少年人的、美好的睡眠。瓜迪奥拉已经不再年轻，要完成他想要完成的所有事情，看着他所有的理念成真，恐怕还要向天再借五百年。他曾经在很多年轻人身上看到希望、看到他所相信的梦想的影子，但是一切最终只是虚幻的。瓜迪奥拉最终不得不承认，没有人真正符合他的理念，他心里有一个名字，他曾经离他的理想非常接近……但最终瓜迪奥拉只是像吐气一样把他的名字从心里呼了出来。尽管如此，瓜迪奥拉仍然热爱着年轻人，这不是一项罪

行，他有点痛苦的想着，在年轻人睡着的时候，当你看着他们的双眼，你会感觉到生命，和夺得一切的勇气仍然就攥在你手心里。

瓜迪奥拉为家里选了蓝色的窗纱。瓜迪奥拉亲手创造了蓝色月亮。

也许他该把真相告诉凯文。瓜迪奥拉想，他和托尼从来没睡过，今后估计也不会——不能说他完全没考虑过，他一向对天才中场青睐有加。但是还没等他下手，托尼就已经和拜仁高层闹翻了。他试图调和这件事，但大家都知道结果。他和托尼最接近的时刻，大概是托尼和皇马的协议商讨到一半的时候，拜仁高层忽然通知他，上面知道了一则托尼·克罗斯的丑闻。他们当然不打算为他再遮掩下去：是这样的，七年前，曾经有人无意中拍到还未成年的托尼·克罗斯和某个穿着德国国家队队服的男人在车库里激吻。男人没有露脸，托尼没有出名，拍摄者也没把照片当回事。但是，当他看完世界杯，他意识到他知道照片的主角是谁了。除了克罗斯之外，另一位主角现在已经结婚。曝光出来，虽然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在德国国家队正在高光的劲头上风向也很容易完全向偷拍可耻倒戈。但是小报们自然清楚花边新闻的传播力，拜仁也完全可以做个顺水推舟，对即将离开他们的球员小小报复一番。

瓜迪奥拉让他们不要这样做，然后把托尼叫到办公室里去，跟他关起门来谈了两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在此之后，托尼·克罗斯离开拜仁去了皇马，又没过多久，瓜迪奥拉也收拾家当来到曼彻斯特安家。那张照片从未见报。

只有瓜迪奥拉自己知道。在那一天，瓜迪奥拉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当他对面的年轻男孩无措的解释他对成熟的、充满智慧的、意志坚定的男人毫无抵抗力的时候，当瓜迪奥拉拉起

男孩的手、男孩的脸立刻红了一片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忽略了男孩的暗示，也不在乎他是不是想通过什么来换取帮助，他只是告诉对方，不管你留在这里，还是去西班牙，不管你选择防守反击，还是选择传控，你都要知道自己是谁。你要记住我所教给你的事情，有一种办法，可以抵抗所有招式变换，那就是……

那天，当托尼在两小时后离开自己办公室的时候，瓜迪奥拉知道，他已经从自己身上学到了很多。

……和他聊天的当然不是托尼，瓜迪奥拉换了个姿势，想，这几天和他聊的火热的是福登。不过凯文暂时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毕竟在凯文之后，福登是最有希望的主教练男朋友位置继任者，他俩万一有矛盾也不好看。克罗斯既可以促进凯文上进，又离得足够远，眼见的今生也不会和他再有什么纠葛，是个不错的靶子。一石二鸟。

这一天瓜迪奥拉进卧室的时候，凯文正坐在那里。拿着手机不知道再和谁聊天。直觉告诉他，凯文打算和他说点什么。

“该睡觉了，”瓜迪奥拉说。

凯文向他扬了扬手机，讥诮的笑了一下，“我今天让艾登去问问，托尼到底怎么看待你？你知道结果吗？”

“他说过从我身上学到了很多。”

“不是那个套话，”凯文说：“艾登以一个英超过来人的姿态和他推心置腹了一会儿，谈后他才说了实话。”

“嗯？”

“他说，你控制欲过强，极其顽固，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蹿下跳，而且满嘴跑火车。他生涯中从没有遇到过这样喋喋不休的教练，可以给他科普整整两小时如何传控，还在纸上画小人跟他比划的。”

说到这里德布劳内已经快笑的歪倒在被子上，但是还是勉力补充道：“他还说，那时候，他都快忍不住把皇马给他的合同放到桌子上给你看了，让你数数是上面的零比较多，还是你画的小人脑袋比较多。”

“哦。”瓜迪奥拉听了也没说什么，只是走过来，亲了一下凯文的脑门，“十二点了，该睡觉了。”然后拉灭了台灯。

可是凯文还不打算放过他，他热切地团这被子靠过来，还支起胳膊让自己能居高临下的看着平躺着的瓜迪奥拉。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脸红，”他闹着，“让我看看。”

“某人的理想主义碰壁了。”他得意洋洋地说。

“正常人果然都不吃你这一套。”他忍不住笑意。

“那都不重要，”瓜迪奥拉说，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他和我又没怎么样，只是这几天聊了几句闲天而已。我把他离开拜仁作为双方的不幸，仅此而已，没有更多了。托尼和我没有更多的运气。”说到这里他把目光转移到德布劳内脸上一秒，但随即又转开了，“我们更有

缘份。”——这句话他没说，但他相信凯文已经明白。“当我合上手机，他，或者他们就已经被我抛之脑后了，唯一要考虑的是明天的比赛。我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凯文。我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就算我们假装看不到，把目光移到遥远的地方或者过去，移到生活的别的地方，我们在心里也始终明白什么是要紧的。传控是最好的打法？这才不是我的理想，我最理想的地方在于，我相信除了到达我们的目标之外，其他生活都让人窒息。”

凯文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旁边的男人，半晌才又笑了起来，低声说我们睡吧，就转过身去对着窗户。瓜迪奥拉从后边抱住了他，把下巴点在他的肩膀上，不知道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他们俩同时抬起头来，看到一轮逐渐变得圆满的蓝色月亮，正从西边的天空中升起来。

## 【KTK AU】夜行

普通人AU

维罗之前抱怨我从来没搞过KTK的纯爱向，我就努力了一下。夜航在我心里是个挺浪漫的词。就是它了。

他们在傍晚坐上那辆车，今天下着雪，在车站等的时候托尼就冷的把行李放下，把手揣到羽绒服的口袋里去，口袋也是冷的，袖子上都是飘落的小雪花，于是克洛泽把他的手拉过来，把自己手套摘下来，让托尼的手呆在自己的手掌间，还摩挲了几下，托尼怕痒，说不定这小小的酥痒就能盖过让人渐渐麻木的寒冷。

“我们为什么不进火车站去等。”过了一会儿，托尼笑着说，声音从口罩后发出来，带了重重鼻音。

“也是啊。”克洛泽说，不过却没人移动脚步。

巴士准时到站，司机吸着鼻子下车，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行李箱里，查了他们票，是去科隆。互相祝了圣诞快乐。

上车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他俩找了个靠后的位置，人不算特别多，有点出乎意料，毕竟飞机票很早就订光了，火车也没什么合适的——两人之前都忙于自己工作，竟然忘了订票的事情，结果快到时间才一拍脑袋想起来，还要回家过圣诞。

“也没什么关系，”克洛泽当时安慰道，“大不了开车回去呗，七八个小时的事情。”

可是十天前他不幸被流感病毒袭击，在家里发了两天烧，托尼在厨房里像只笨手笨脚的鸭子，烫了三次手才端出一锅饭，尝了一口就打了外卖电话。晚上的时候克洛泽让他去客房睡，他心想还要搬被子，不够麻烦，就说他怕冷，还是像以往一样团着克洛泽睡了，反正他现在体温比平常还高两度。病人克洛泽半夜睡不着，四点钟睁开眼睛，对着托尼头顶的发旋发呆。过了一会儿托尼醒了，揉着眼睛口齿不清地问他要吃点什么，然后给了他一个刷牙前的吻。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虽然在预计出发前两天克洛泽又恢复了往日的晨跑，但是托尼被传染了，虽然还没到一见食物就反胃、烧的眼睛睁不开的程度，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发热，对克洛泽说话的时候会轻轻停顿一两秒，眉毛微微皱起来，克洛泽就知道他在忍耐咳嗽；要是不停的揉鼻子呢，眼睛要哭不哭的样子，大概就是要打喷嚏。

“我们还是别自己开车了。”托尼无精打采地说，“我怕你太累，天气又不好。”

那时候他们已经没什么选择余地了，在床上扒拉了一会儿手机，索性定了两张大巴票，价格便宜，就是要坐九个小时，正好路上睡一觉。也没那么差，是不是？

.....

上车了以后他们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放下来。把外套和围巾也摘下来，克洛泽把自己的直接扔进袋子里，放上了行李架，但是托尼的留下来，让他盖着点。他本来让托尼坐到外头，但是托尼额头靠在冰凉的窗户上待了一会儿，就开始抱怨冷，于是他们又换了位置，克洛泽说那你一会儿想吃水果想拿靠枕，可就要自己够了啊。托尼嘴上说没什么——还带着口罩，他们毕竟有点公德，不想送全车人倒霉的圣诞礼物。



克洛泽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洗好的苹果来，当作晚上的加餐，顺便看着外面，托尼凑过来说他也要咬一口，然后就低头就着克洛泽的手去啃。不过他也就吃两口，吃了两口就又缩了回去，靠着座位刷起了手机。克洛泽边吃边告诉他不要刷，平时刷了头就晕，何况感冒的时候，托尼头也不抬说他得跟妈妈说一声接站时间。克洛泽侧着看过去，手机屏幕上显然像是哪位同事的ins画面，他的男孩正一本正经的给同事在热带度假的性感照片评论：我好像成为你身下的石头。

克洛泽叹口气，也懒得再劝他，就自顾自的往窗外看风景了。果然报应一会儿就来，没十分钟，他感觉肩膀一重，像是谁的脑袋靠了过来，他也不说话，也不回头，等着托尼自己说。托尼这才慢吞吞的开口说：“吃了你的苹果，有点反胃。”

克洛泽被他逗乐了，没想到还会被倒打一耙，看来脑子没烧糊涂。不过还是得给人想个办法，他先抖落了一下手里吃苹果剩下的塑料袋，说你要是忍不住，就吐这里，我下一站下去扔，或者你忍一下，去车后面的卫生间里吐。

“别提吐这个字。”托尼皱着眉，“我睡一会儿。”

吃了感冒药按说应该睡的沉，克洛泽这么猜测，但是发烧的人又不容易睡踏实，何况是在这种颠簸的车上，他摸不准托尼会怎么样，不过司机已经把灯光调暗了，车上的人也都闭上了眼睛，克洛泽也觉得有点困意，他把手机和钱包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也慢慢闭上了眼。

可能过了有一个多小时，正在半梦半醒的当，克洛泽忽然感觉身上轻了一下，窸窸窣窣的有什么动静，他一睁眼，就看到托尼正试图扶着车座站起来，去够什么东西。

“我来吧，”他也站起来，拽了拽衣服，到托尼身边小声说，“你要找什么？”

“冷。”托尼抱怨，“你不觉得吗？”

“是你发烧了，”克洛泽说，傍晚烧的会比平时厉害，他帮着托尼把他的外套也从袋子里拿出来，披到腿上。

“我睡不着，”托尼坐好，又在他耳边小声嘀咕，“有点饿。”

克洛泽这才看了看表，原来已经过去了三小时，快十二点了，也难怪他饿，怕吐晚上就没吃饭，熬到这个点确实该饿了。但是他也没办法，只能问他：“你想吃什么啊？”

“我想吃肉。”托尼说，虽然他想贴到克洛泽耳朵上，但是隔着一层口罩，克洛泽只能感觉到一丝暖和的气吹着自己耳朵。

“你妈会给你做的。”克洛泽说，“铺着格子桌布的餐桌，暖呼呼的火炉，烤鸡肉和姜饼人点心，冒着白泡的啤酒，罗勒叶子，槲寄生和挂着红彩球的圣诞树。”

托尼垂下眼睛想了想，轻轻点了点头，克洛泽怀疑他体温确实有点高了，不然怎么看着比平时傻了几分。他也不说破，就把手伸进了外套造的世界里，隔着厚法兰绒衬衣去揉托尼的肚子，你要有着逗猫的耐心，克洛泽现场创造谚语，你就能捉到老虎。

“隔着这个我透不过气，”托尼又抱怨的扯了扯口罩，“我会不会打呼噜。”

但是它可以阻止你把你鼻子弄红，克洛泽想，不然我都能想象菲利克斯如何嘲笑你了，

“今年的圣诞老人来早了？”“把麋鹿弄丢了？”

托尼睁着大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在夜光下看起来亮亮的，某种思路的呆滞让他看起来意外的很纯洁，看上去不像红鼻子的圣诞老人，倒像是走丢了的麋鹿。接着他挫败的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不说了，我知道你也累了。

“我不要再打扰你了，”他把克洛泽搭在肚子上的手也推走，“睡吧。”

他靠到了另一边，克洛泽揉揉他的脑袋，亲了一下他额头，就又回去睡了。他挺愿意抱着他的，但是环境不允许。他们最好不那么腻歪，不过这狭窄的座位构成的空间，和无尽奔驰的黑暗公路带来的环境，倒让他感觉很安全，好像他们俩已经躲进一个小小的胶囊里，别人都不存在一样。

托尼倒真的说到做到，除了他半夜又嫌热，把衣服都堆到了克洛泽身上、把克洛泽热醒了一次之外，都没再叫醒他。（克洛泽把衣服又堆回到了他身上，盖的紧紧的）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克洛泽先醒了，在座位上小幅度的活动了一下身体，就发现托尼再次把脑袋靠在了他身上，只能原地扭扭脖子。也不知道托尼半夜又醒来没有，是故意没打扰他，还是感冒药终于起效，让他一路好眠。

克洛泽看了一眼，没看到托尼脸上出汗，如果真的退了烧，应该是要出汗才对，于是他把手轻轻的探了进去，从衬衫的腰侧伸进去（这个动作让他觉得自己有点猥琐），试图去触摸托尼的皮肤。但是托尼立刻又醒了，睁开眼睛，配合因为蹭来蹭去而炸了毛的脑袋，好像一只愤怒的小公鸡：“你挠我干什么？”

眼神看上去甚是清明，大概是好了大半。克洛泽松了口气，顺手像变魔术一样又从座椅前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苹果：“圣诞老人送你的。”

接站的是菲利克斯，打着哈欠，带着和他哥同款的懒觉被打断的神情，大概因为克洛泽也在场，难得的没有直接出口讽刺托尼的口罩，而是挺礼貌地说了一句：“一路挺辛苦的啊。”

“是啊，”克洛泽叹了一口气，又重复了一遍，“长途汽车就是这样。”

## 【KTK AU】瓦肯星球队

一个瓦肯人AU

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啦

KTK无差，因为是瓦肯设定所以大概会很OOC

也可能会有设定不合理，毕竟TOS和AOS都没透露太多关于瓦肯人心灵链接的事情

“在球场上穿戴大部分裸露在外的衣服是不符合逻辑的。”托尼在淋浴间，忽然听到伴侣通过心灵链接对他说话，他以非常小的幅度挑了挑眉毛。虽然在那一刻他承认，他可能更喜欢他人类同僚的处理方式——深深叹一口气然后趴在椅子上。

“你似乎对此有所不满。”对方说：“请说出你的想法，我相信有98.53%的可能我会改变我的意见。”

“吾爱，”托尼回答：“队服是由赞助商选择的，我通过反馈意见影响他们选择的可能不超过0.03%。而我身体的89.5%都由白色面料覆盖，因此并不应该被视为裸露。”

“否定的，”对方说：“在控制传输信号清晰度和正常光线的情况下，我可以透过你的队服清晰的看到你的身体，rt的凸起和性器官的外在轮廓，在星际通用词典里，这应该被视为裸露。”

“而你是否感觉到性唤起？”

对面沉默了一小会儿，才诚恳的回答：“肯定的。非常……赏心悦目。”

“我认为通过一定的暗示行为来缓解我们将有46.58天才能再度见面的事实是合理的。”托尼回答，关上了水龙头。

“请停止你的胡思乱想。”米洛制止了他隔空输送他们在一起度过的pon farr片段和性幻想的行为，“我明白了，我将尽快来到你所在的区域。”

托尼感觉不到对方的感情，他猜测米洛应该在对话开始就树立起了精神屏障，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像在嫉妒，而是尽量使其成为日常话题。托尼感谢他的努力，尽管他并未成功。

托尼裹着浴巾走进了更衣室，他所在的球队是一只星际球队，除了在耐力和体力上都有优势的瓦肯人外，他们同样欢迎暴躁有力的罗慕兰人、灵活的地球人和部分新地人，并拥有由德诺布拉人组成的医疗团队（关于变形人是否可以参加足球比赛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也有传闻一些足球队雇佣他们以流体形式躲藏在草丛里从而进行非正当竞争），不同于他所在的瓦肯星球队，这里通常需要使用通用语或佩戴翻译器。最初，托尼因为各种种族之间的差异备受折磨，宁愿坐在角落里通过心灵感应与自己的链接伴侣交流，但他最终还是逐渐了解了队友的个性，并且逐步容忍他们在令自己不适的近距离内活动。

“你要把他们的逻辑水平当成瓦肯幼儿，”米洛曾这么对他说，“这并不是出于敌视，你的队友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点，但是在逻辑上，确实如此。在你幼年的时候，也曾经经历部分失控的时期。”

他说的是对的，在被选为米洛的链接伴侣之后，托尼曾经经历过很长一段不适期。当时，国家队队友被要求拥有浅层链接（很多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而

米洛正好因为自己的好友离开国家队而失去链接。这使他更加重视和新队员之间的链接，也让他注意到了托尼·罗斯，一个安静，但是有较高心灵成熟度的新队友。

他们的浅层链接在两年内发展成为伴侣链接，同球队的人以及他们本人都毫不意外这样的结果。不过这也让托尼的精神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毕竟那时他刚刚完成自己的成年礼。于是在有一段时间内，大家发现他变得很不“瓦肯”，经常跟在自己链接伴侣的身后，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米洛将其视为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但同时，他也细心的照顾自己的链接伴侣，以一种被社群不肯定的温情。他允许甚至，像有些人会指责的，纵容链接伴侣的行为，允许他学习其他种族的行为表达亲密，比如购置类似的服装、以唇舌亲吻而不是瓦肯吻、在告别时拥抱而非行礼，等等。

所幸就如他所估计的，托尼小小的不适现象很快消失，并且很快具有了离开瓦肯、在星际足球队继续效力的能力。他具有良好的推理能力并且善于学习，他们可以使用链接进行交流，因此即使是在距离上相互远离，精神上却从未割裂。

唯一让米洛担忧又有些愉快的是，他自顾自的在自己的房间里想，托尼从自己的新队友那里学到了一些其他习惯。比如今天的争辩。他又想起上次见面的时候托尼在双人机舱里低头吮吸他的手指头的样子，“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他当时说。

“你感到了愉快。你的心跳……”

“通过模拟类似性行为的姿态获得性愉悦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他说，“我们应该进行真正的性交。”

于是他们立刻进了卫生间。

米洛交叉双手，他不确定托尼在经受正确的影响与否。唯一确定的是，他将尽快赶到星际

足球队的驻地，在他们与宇宙队交手之前。他相信自己可以帮助托尼“评估”他的状况。

这的确令瓦肯人感到愉快。



【KTK】莱奥的妈妈是Superhero

一个傻白甜脑洞

Alpha！克洛泽/Omega！克罗斯

曼朱基齐/莱万，诺伊尔/穆勒提及

梗来源：TK在赛后把队长袖标给了Leon

本来不值得写，但是还是写出来让大家乐一乐吧

一，

Leon对同学说他妈妈是Superhero。

可是同学都没见过Leon的妈妈，他从来没有出现在学校，每次下学都只有一个开着本土产两厢节油型小轿车的男人来接他。同学之前以为那是Leon的爷爷，后来才知道是他爸爸。

二，

“好吧，其实我妈妈不是Superhero”Leon说，“他是德国队长！”

Leon拿出了一团皱巴巴的布。

“这是队长袖标。”

这团布在小朋友们手中传阅了一节课。

三，

Leon的妈妈终于来了，听说是西班牙正好有假期。小朋友们放学之后都拖拖拉拉的不走，等着和Leon一起走。

不过Leon一打下课铃声就收拾好了东西，飞快的跑了出去，走得慢的小朋友只见他冲进了一个男人怀里，男人笑着弯下腰把他抱起来。那个男人有着晶蓝的眼睛和金黄的头发，背靠着一辆锃光瓦亮的奥迪越野。

Leon在男人怀里向同学们打了招呼。

四，

“你骗人，”第二天同桌推了推眼镜对Leon说，“德国队长是Neuer。而我回家查了，他最近没有染头发，也根本没有那么多头发。”

五，

Toni不知道为什么Leon看起来很难过，毕竟他一年只有有限的时间能待在慕尼黑。他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从小孩嘴里套出了答案。

“你还是我的Superhero，”Leon抽噎着说，“但是妈妈不该骗人的。”

六，

Toni推搡了Miro一晚上，让他去给儿子解释清楚什么叫代理队长和队长。

“搞定了，”九点钟Miro进来的时候说，看起来非常得意，“我跟你讲，你不能成人的想法和小孩说话，你要顺着小孩的思维讲。”

Toni靠过去给了他一个吻。

七，

第二天下学的时候，Leon被同学簇拥出来，Toni还没摆出标志的微笑，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就发现儿子低着头，两只手攥在一起，看起来有点紧张。

“怎么了？”他问。

“这边的是想要Neuer签名的，”Leon指了指左边的一群小朋友，又指了指右边一群，“这边是想要Reus签名的。”

“可以吗？”他怯生生地抬起头看着Toni。

“……当然可以。”

“阿姨不要自己模仿哦！”走的时候圆圆脸的班长不放心的说。

八，

“你到底告诉了Leon什么？”

“我告诉他，你既认识Neuer，也认识Reus。”Miro说，“你要顺着小朋友的思维来嘛。”

九，

“Miro。”

Klose把眼镜摘下去，报纸也放在一旁，叹口气，认真的看着用手指点在他胸口的Toni，

总觉得一定没有什么好事。

“你跟班主任关系很好吧？”

“怎么了？”

“你能不能带小朋友们去拜仁一日游？”

Klose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终还是拍了拍Toni的肩膀，让他枕在自己怀里。

十，

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他们只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一下球场，做个简单的半日游，

然后就打道回府。老师特别表示，一切行程由Leon的家长赞助。

直到u17的球员路过，先尴尬地说了教练好，又盯着戴着墨镜的Toni不放。

十一，

“你居然带Leon来了安联。”五分钟以后Toni收到了Thomas的短信，接着又是一条，“你居

然还不告诉我！！”

十二，

Leon在戈雷茨卡的怀里向Toni发送着眼神求助，他至少已经被十个奇奇怪怪的哥哥姐姐抱过了。Manuel和Thomas蹲在地上，绘声绘色的向一群小朋友们讲着什么。

不过Toni暂时没有心力去挽救Leon或者听听Thomas在说什么，他五分钟前在和Lewy讲话，并且不幸地脱口而出：“你男朋友不是真的要去多特吧。”现在正在尴尬的补救，可惜他转移话题转移的不太成功，两分钟前，他又说了一句：“Marco真的是Alpha杀手，到了多特的Alpha几乎没一个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Robert看起来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

十三，

“Leon的妈妈是我的替补，德国的第三号守门员。”Manuel向小朋友们解释道：“所以基本就没什么上场的机会了。毕竟连德国的二门都没什么机会上场。他挺努力的，不过就是长得太矮了。天生有点缺陷。”

“他遇到Leon的爸爸，是因为Leon的爸爸之前是一个很厉害的前锋，他们有一次队内训练分到一组。Leon的爸爸对着Toni爆射了好多次（Thomas拉了他一下），干什么？”

Muller白了他一眼，然后笑容可掬地对小朋友们说：“也没有很多次，Toni还是很厉害，他就那么动来动去的，大部分球都被他扑出去了，也就是最后被射进了一次。”

“总之他们就这样定情了，据说Toni练习后还单独找了Miro，抱怨他对他太狠了。之后就在一起了。”

Thomas在他旁边拼命点头。

十四，

Toni对这次活动很满意，他在当天下午飞回了西班牙，在机场和Leon吻别的时候，他确定他依旧会是他宝贝的Superhero。

十五，

晚上八点半，班长在自己的周记里写道：

今天我们参观了拜仁慕尼黑的主场——安联球场，见到了托马斯·穆勒，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曼努·诺伊尔，莱奥……（以下省略一百字）我们度过了丰富又快乐的一天！

他咬着笔想了一会儿，在结尾又意犹未尽的加了一句：

Leon同学真的有个很好的爸爸！

【克罗斯兄弟/阿扎尔兄弟】两组速写

一，

“我和我的兄弟有比兄弟更亲近的关系。”皇马7号说。

“你怎么知道的？”皇马8号反问，然后才后知后觉的发现7号是在说自己而非发问。

二，

“我爱索尔根是因为他会无条件的爱我，他可以用脱离色情的角度去看待我，会充满爱意的告诉我，那些嘲笑你的人根本不理解你，你的身体在我眼里非常合适。”

“这是脱离色情的眼光吗？”8号嗤笑，“菲利克斯只会说，你的柔韧性真的下降了很多，不垫枕头第二天就会抱怨腰疼，说明他们讲的一点没错，你真的老了。”

三，

“我和父亲一直很努力——或者说他自己一直很努力，是的，我可以说，索尔根从未生活在我的阴影下。”

“菲利克斯比我小一年零两个月，直到现在还比我矮一厘米，所以，从小到大，如果我想，他就一直生活在我的阴影下。”

“……我并不觉得菲利克斯比你矮一厘米。”

四，

“如果我有机会，我会尽力给弟弟们支持，比如收看一场他们的比赛啊，给他们打个电话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托尼神色复杂：“我也试图这么做过。”

“结果呢？”

“结果我发现他并没在柏林联升甲的比赛里登场，所以我决定收回我的祝福。”

五，

“我们俩穿同款内裤。”

“我们俩用同款发胶。”

六，

“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和索尔根同场竞技。不是像国家队那样作为队友，而是作为对手。作为队友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分心了，总想朝着对方跑过去。”

“我不介意和他同场竞技——但我估计弗洛伦蒂诺会很介意。”

七，

“我猜我们有个共同点，索尔根常常给我念叨他们多么希望没有拜仁慕尼黑这个球队——”



“我不会那么说，”8号回答，“毕竟是他们把我卖给了皇马，换一个地方可能要价高得多。”

八，

“背入。在我们俩小时候曾经一起睡过的上下铺旁边，墙上还有索尔根小时候用水彩笔画的涂鸦，那时候我每进一个球他就画一道。妈妈在楼下炖菜，味道从门缝里一直钻进来，我们抱着，很安静，直到敲门声响起。”

“第一次吗？是我问的菲利克斯，说你要不要亲吻世界冠军。那时候我刚刚失恋。”

九，

“我酒量很差，喝多了会抱着人跳大腿舞。”

“我酒量也很差，喝多了会跟我弟弟讲我的暗恋对象。”

十，

“索尔根是个完全独立的人，我不会想成为他，他也不会想成为我。我喜欢他是他，是我的弟弟，是我要照顾的人，一个男孩。”

“我毫不介意菲利克斯和我的经历交换，反正他肯定更不介意。”

十一，

“我有时候会苦恼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了，我们也都是成人了，我可能会有其他冲动……或者其他关系，这是我梦想中的球队和机会。”

“如果你指的是齐达内，不要告诉他。”

皇马8号举起啤酒杯子，碰了碰7号的杯，然后率先喝了下去。艾登看着他，想到两小时前，当他痛苦的倒在草坪上的时候，也是托尼走到了他旁边，安静的看着他。没人敢碰他的腿，而队医就快来了。他没心思抬眼去看队友，但是克罗地亚的小白鞋真的很好认。

“不是齐达内。”他说。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十二，

托尼很吝惜他的亲吻，只在他忍不住叫出来的时候才用舌头舔了舔他的下嘴唇。这本来应该是个有挑逗意味的动作，可惜艾登像条死鱼那样一动不敢动，他的脚还固定着，具体如何明日分晓。好在托尼是个仔细的情人，当他用冰镇啤酒一样发冷的手分开他的腿的时候，很注意的避开了碰触他的伤处。

“你可以给我讲你的暗恋对象。”艾登说，“我不会像菲利克斯那样……啊，介意。”

“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介意。”托尼还在他耳边耕耘，睫毛和呼吸一同撒在他脸颊上，像是报复似的，他说：“马尔科说toto在更衣室里很讨人喜欢。”

托尼直起身来，他俩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

十三，

“你是想让我坐上来，还是想让我把你翻过去？”

“嗯……你可以都做吗。”

“你知道这比平图斯的体力训练还过分吗？孔蒂甚至直接禁止了队员这样做。”

艾登闻言缩了缩脖子。

十四，

艾登的脑袋枕在他胳膊上，多少人都会幻想这样的情景，可惜托尼现在喘的像个离水的鱼。

“托尼，”对方犹犹豫豫地开口了，“你有看点什么的习惯吗？我和索尔根有的时候会看爱情电影。”

那肯定是个很可爱的场景，两只眼圈红红的小兔子，“你哭了”，“我才没有。”，可惜菲利克斯和他只看恐怖片，两人的表情比电影里的死尸更冷酷，一人手里捻着个甜筒。“你害怕吗？”托尼问，“我不会把你留在黑暗中的。”“只是假血浆而已，我从六岁开始就不怕了。”对方耸耸肩。

十五，

艾登提前查过碟片，确定波折的故事总会有个美好的结局。而托尼也不会在看到一半的时候去上厕所。这是某种过于幼稚的习惯，也的确——毕竟都是在10岁之前养成的。

但是此刻，他们靠在那里一起看着Netflix上的高分爆米花电影，却没有一点其他忧虑。电视的光明明暗暗的打在他们脸上，进了两个球又失了两个球，好像都变成了很遥远的事情。他们开始感觉和自己的错误关系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此刻，如果他们想，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创建新的沟通对象。

可是他们一动不动，除了把手插进同一个爆米花桶。